

史

記

三



項羽本紀第七○索隱曰項羽擣起爭雄十一朝假号西楚竟未踐天子之位而身首別離亦不可稱本紀百降為

項籍者下相人也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索隱曰縣名屬臨淮

流又因置縣字羽○索隱曰按序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

殺者也○索隱曰崔浩云伯仲叔季父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

殺者也漢春秋同而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索隱曰此云為王翦所殺與楚

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

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

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索隱曰按逮謂

為櫟陽縣所逮錄也乃請斬機縣屬沛國獄掾曹各書抵櫟陽獄

掾司馬汝以故事得已應劭曰項梁曾坐事傳繫櫟陽獄從斬獄

日抵至也謂梁嘗被櫟陽縣逮捕梁乃請斬獄掾曹各書至櫟陽

獄司馬汝以故事得止息也○索隱曰服虔云抵歸也劉伯莊云

託也○索隱曰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

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

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索隱曰韋昭云浙江

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

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

韋昭曰拉舉也○索隱曰說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

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索隱曰徐氏其九月會稽

守○索隱曰徐氏其九月會稽通謂梁曰○索隱曰會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

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索隱曰謂先舉兵能制

人制也相去遠矣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

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

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請梁召籍入須臾

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

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百人○索隱曰此不定數也自百

百一府中皆懼伏○索隱曰說文云驚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

史記七

史記七

史記七

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皇命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  
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  
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  
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略也如淳曰徇徇其人民廣陵人召平  
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  
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二年正月也駟紫應  
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  
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  
反彼自歸伏曰下如字讀他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  
皆彼此東陽縣名屬廣陵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吏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  
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令吏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  
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  
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早巾若赤眉青領以  
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号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  
隱曰晉灼曰殊異其軍為蒼頭謂著青巾如淳云特起猶言新起  
也按為蒼頭軍特起以立陳嬰為王嬰母不許嬰稱王言天下方

史記卷之

二

亂未止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

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身以亡非

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索隱曰按布

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

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

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

姓英各諱之後後以罪被黥故改姓黥以應相者之言韋昭云蒲

起蒲非也按黥布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

陳嘉廣陵人文穎曰景駒楚軍彭城東欲距項

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

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

胡陸屬山陽漢嘉還戰一日嘉死雷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

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項梁使別將

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

項梁

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  
阮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  
亦起沛往焉居鄭人范增○索隱曰晉灼音勳絕之勳也地理志居  
范增字陵人年七十素居家好竒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

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

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駟察文類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解同章昭以為三戶楚三大姓昭屈景也二說皆非按左氏以

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如淳曰蠶起猶言蠶午也衆蠶  
向傳注云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故劉皆爭附君者以

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

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月從民所望也  
應劭曰以祖謚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  
音煦怡

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

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

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閒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儋子市

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立欲與俱西

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

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索隱曰窮來從我不忍殺之  
王曰高誘注戰國策云與國同福之國也

趙亦不殺田角田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  
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持以禮也又可以用貿易他利以除  
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  
之弟也○索隱曰韋昭云市利於齊也劉氏亦云市猶要也留田假而不

殺田榮也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

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

下去西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還攻外黃外黃  
李斯子也

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

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情矣

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

項籍

項籍

項籍

項籍

項籍

項籍

項籍

高陵君顯張晏曰顯之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

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東乘起兵

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

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

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音唐

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

章邯令王離涉閒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

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轡重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

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城并

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

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晉曰諸侯以沛公為

碭郡長蘇林曰長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

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

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

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

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

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三軍行至安陽○索隱曰傳寬傳云從

因封為冠軍軍矣至今為縣名安陽○索隱曰傳寬傳云從

拉里俱在河南今為縣名安陽○索隱曰傳寬傳云從

應即至相州安陽今為縣名安陽○索隱曰傳寬傳云從

四十里今宋州楚丘西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

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

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蟻

以救趙也○索隱曰張晏云搏音博韋昭云蝱大在外蝱小在內

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

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

身送之至無鹽○索隱曰按地理志東平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

○秦舊曰... 莫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勳力而攻秦久留不

行今歲飢民公... 卒食芋技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外器也駟案

不引兵渡河因... 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敵夫以秦之彊攻

新造之趙其勢... 必舉趙趙舉而秦疆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

不安席席境內... 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

而徇其私○索隱曰謂使其子也齊是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

將軍宋義即其... 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日宋義與齊謀反楚楚

王陰令羽誅之... 是時諸將皆憎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

與共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

於懷王懷王因... 使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月當陽君蒲將軍皆

屬項羽項羽已... 殺沛公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

將軍將卒二萬... 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 離間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時

鹿下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

不一以當十楚... 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惶恐○案漢書音

反於是已破秦... 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

轅無不勝行而... 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

屬焉章邯軍棘... 原張晏曰在章南晉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

軍數却二世使... 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

門武事擲言之外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

今戰能勝高必... 疾如口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

餘亦遺章邯書... 曰白心為秦將請征鄢郢北阮馬服○索隱曰韋

括也代号馬服崔浩云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曰死蒙恬為秦

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索隱曰服虔云榆中城縣所治蘇林曰在上郡崔浩云一蒙恬榆中為

塞竟斬陽周孟康三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

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怨益多彼趙高

素諛日夕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甲以塞責使人

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夕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

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外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

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索隱曰此索隱

侯謂開東諸侯也何以知然文穎曰開東為從四西為橫高誘曰

開東地形從長蘇秦相六國号为合從開西地此孰與身伏鈇質

秦合号曰連橫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

崔浩云質斬人權也又郭注三蒼云質莖權也罪妻子為膠平章

邯狐疑陰使侯始成張晏曰侯軍侯官名始成其名使項羽欲約約未

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水津也張晏曰三

津故名也在鄴西三十里索隱曰水經注二津水東經三戶蓋

為三戶津也當為港案晉八王故事云王伐鄴前至梁港蓋

梁港在鄴西四十里又關關字又不同軍漳與秦戰再破之項

羽悉引兵擊秦軍汧水上志鄠縣有汧城關羽召軍吏謀曰糧少

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徐廣曰二

縣北夫朝歌潁都水在湯陰界潁虛故潁都也項曰洹水在今安陽

日盤庚所遷于此及索隱曰潁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潁虛然則朝歌

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云洹水出及郡林慮縣東北至

長樂入清水是也及潁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北豕曰已盟章邯

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軍中使長

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

戌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

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

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當益屬而東秦必盡誅

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

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危不如擊殺之而獨



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

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年十一月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引農

南穀城縣○索隱曰文穎曰在引農縣衡山嶺今移在引農

古云今桃林縣南有淇洧澗水即古之函關按山形如函故稱函

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関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関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餘萬在

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関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

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索隱曰

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

其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張良曰誰為大王為此計者曰

鮒生徐廣曰鮒音七姑反魚名鮒案服虔曰鮒鮒姓也說我曰距関母內

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

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

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

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

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

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関秋豪不敢有所近籍

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関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

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

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

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関中公豈敢入

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

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

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闕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如淳曰亞父也尊敬之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頭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皆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索隱曰其反謂長跪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

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

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索隱曰音徒覽反凡以食拔劍切而

啗之餓人則去聲自食則上聲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

人如怨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

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

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

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

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頃臾沛公起

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都字陳平召沛公

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

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

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王斗一雙

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

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  
騎與樊噲會夏侯嬰斬強絕信等紀通通紀成之子四人持劍盾步  
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

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  
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王

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  
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

亞父受王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唉音虛其反皆美假

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  
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取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

關中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  
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

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

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軍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服也說文云講和

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槐○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

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

只此

九

楚人性燥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

楚人言燥暴果然言果如人言也項王聞之身說者楊子法言云說

者是蔡生漢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

書云是韓生漢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帝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軍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索隱曰服虔云解折服也說文云講和

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

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槐○索隱曰孟康曰縣名今

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王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選

陽以東至河都櫟陽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文選

郡秦所置項羽以董翳為翟王更名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

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

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

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

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

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

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古國阜陶之後都君吳芮

河反初吳芮為都令故号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

敖為臨江王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

王田市為膠東王徐廣曰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

為齊王都臨菑索隱曰察高紀及田詹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

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

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

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

南皮故因環封三縣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梅鋗呼亥反功

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九郡都彭城孟康曰

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

名也言下者如許下洛下然也按上文云項羽入至戲西鴻門沛

公還軍霸上是羽初停軍於戲水之下後雖引兵西屠咸陽燒秦

宮室則亦還戲下今言諸侯罷戲下是各受封邑号令詁自戲下

各就國何須假借文字以為旌麾之下乎顏師古劉伯莊之說皆非

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又穎

水之上流也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音淋趣義帝行其群臣

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帝豕歲時常祠不

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

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

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

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

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

上之膠東就國田榮案漢書音義曰膠東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主二齊案漢書音義曰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令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比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背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案漢書音義曰膠東蕭令也時令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友書案漢書音義曰膠東項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

史記卷七

十一

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案漢書音義曰膠東但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一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案漢書音義曰膠東徐廣曰一作劫○索隱五諸侯兵案漢書音義曰膠東魏殷河南案漢書音義曰膠東索隱曰案徐廣韋昭曰數程二及殷韓等顏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願胤意略同以陳餘兵為五未知孰是鄙意按韓在此數五諸侯者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案漢書音義曰膠東且擊之至日案漢書音義曰膠東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噴案漢書音義曰膠東二水皆在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案漢書音義曰膠東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案漢書音義曰膠東徐廣曰故小縣在彭城南唯小上案漢書音義曰膠東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擠案漢書音義曰膠東服漢日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窮兵盡

悔徐廣曰竊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追

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室亡不與

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乃載行楚

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

三日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以求太公呂后不相遇

密食其贊曰其音基○索隱曰食音異按審通三人同名從大

公呂后間行如淳曰間出間步求漢王反項王曰楚軍遂與歸報

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石廣曰為漢將兵居下

邑徐廣曰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王榮陽諸敗軍皆會蕭

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請榮陽服虔曰二年附孟康曰古者二

學之高而不後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戰陣又曰年五十三

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傅者皆發之未十三歲

力役五月而休文顏云五當為三一日歲之中三月居更三月成歲

更九月十月三日占若役人歲不過三日此所謂一歲力役三十日成歲

古也斯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之與漢戰榮陽南京索間

漢敗楚應劭曰京縣名屬河南南楚以故不能過榮陽而西項王之

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

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角道屬之河以取

敖倉粟瓚曰敖地名在滎陽西漢之三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

食之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項王必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

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

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十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

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百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

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

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名在廬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

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漢將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為

王誑楚為王王可以問出於是漢

夜出女子榮陽東門被甲二

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值左書

子幾口毒蘇毛羽權也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

柱之蒸豎曰以犂牛尾為之  
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

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皇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

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驥

曰樅音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

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

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

王怒烹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

收兵復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

隱曰音從淵獨與滕公出成臯北門徐廣曰此渡河走脩武從

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

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

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

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

史記卷七

十三

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

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相守數月當

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六公其上亦曰高俎几之上李奇曰軍中築櫓方百人謂之俎也○索隱曰俎

亦机之類故夏侯湛新論為机机猶俎也此太公於牲肉故置之

俎上姓察按左氏楚子登巢櫓又引時人亦謂此為俎也告漢王曰

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楮羹項王怒欲殺之

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

耳項王從之楚漢久相持未定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

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李奇曰

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擊曰决雌雄母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聞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

善騎射者樓煩應劭曰樓煩胡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

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

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問之乃項王

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

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皋

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音昭曰音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

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

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

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

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乃東行擊陳留外黃外黃不

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

令舍人兒年十三蘇林曰今之舍人兒也瑣曰稱兒者以其往說

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

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

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漢果數挑楚軍

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

王欣皆自剄汜水上鄭玄曰剄音經鼎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

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

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音義曰

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

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音義曰

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君項王已約

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音義曰

凡

史記卷之

十四

薛

汜水在濟陰界如

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在也

張晏云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截河而南又東流溢為

梁澤然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非彼濟陰郡耳且瑣之說是

反以刀割頸為剄

音義曰昧音末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音義曰



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

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

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

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

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

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

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

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瓊曰在牛渚○索隱曰在濉水○濉水在

曰儀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儀附也附船

皆岸也○海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儀○索隱曰儀音儀附也附船

各以意解耳○鄒談生竹樣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

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

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

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

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會攻下請項王項王軍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

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意功曰楚歌者謂雞鳴也漢已略項

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且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

中有美人名虞徐廣曰一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

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

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

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

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

問一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

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綱案漢書音義乃有二十八騎漢

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

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常敗也遂霸有天下然今卒

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軍快戰必

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項曰：在牛渚。索隱曰：項王渡江，亭長檣船待。

嘗一日行二里，不忍殺。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公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

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吾不忍，遂縱江東父兄憐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王翳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吾不忍，遂縱江東父兄憐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

戶五吾為若德，是功德之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索隱曰：按晉書地理志，封王翳為杜衍侯。

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魚，魚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

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視魚，魚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史記七

一六

郡穀城東去漢王為發哀亦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  
封項伯為射陽侯  
徐廣曰項伯名桃侯子舍為丞相  
平臯侯徐廣曰名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賢者舜曰蓋重瞳子眸子是謂重

瞳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蜂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

隴畝之中五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分

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

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

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

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索隱述贊曰亡秦鹿走

旬勢合碣兵卿子無心

狐鳴雲鬚沛父劍挺吳城動諸所魯

推誠始救趙歇終誅子嬰違約王

漢背關懷楚常遷上

功天實不與嗟彼蓋

故王靈壁六振成臯父拒戰非無

凶駭

項羽本紀第七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八

高祖以朝繁漢書音義曰漢帝張晏曰禮法無高祖豐邑中陽里

人姓劉氏孟康曰沛郡豐邑劉氏後漢書劉向傳曰劉氏後漢書劉向傳曰

居別食邑於范士會之裔留秦不反更德劉氏賜姓諸侯命之

族諸氏以字為謚因是左傳天子賜姓若舜天子賜姓以劉氏

復氏今有虞氏是也然則其後子孫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

故五帝本紀以別姓孫之亦其義也故姓者所以統繫百代

注為沛郡治小沛城故字季又索隱曰漢書高祖名邦字季

別名則季亦因諱名也故諱季所以高祖布衣稱季父曰太公

上皇名煇與王符音太母曰劉媪媪孟州長及漢中皆謂也

烏老反曰煇與王符音太母曰劉媪媪孟州長及漢中皆謂也

亦去姓春秋掩正成圖所出蓋無可取今近有溫字去母溫

得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分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

取寶也孟康注魏奉古等執對反覆分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

后土富媪張晏注魏奉古等執對反覆分明古人未聞聊記異見於何

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索隱曰

又廣雅赤龍感女媧媧龍季與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

龍顏謂之類汝南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類龍準也顏額也始皇

龍而長其蓋高起文頤頤而高祖感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

子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蓋遠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試為吏應劭曰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

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與子林贊賂也索隱曰鄉說生贊音出

表賈陽侯劉經而此紀作射陽則贊亦射也醉卧武負王媪見

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留飲酒讎數倍隱曰樂音亦借錄

折券棄責別券書也蓋子去傳別謂大制刑責以傳別鄭司農云

別古用簡札書故可折高祖常繇咸陽秦昭王秦昭王更名曰

渭城應劭云今長安也按中記云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北城皇都咸陽今長安也按中記云咸陽者山南曰陽水北亦曰

陽其地在渭水之南故曰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

九峻諸山之南故曰咸陽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

高祖

高祖

高祖

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案漢書音義曰單音善父音齊○索

史失其名但舉姓而言公又按漢書舊儀云公名文字叔平也善沛令避仇從

之客囚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孟

加曹也主進文穎曰上賦飲樽進為之師○索隱曰鄭氏云主賦

進宜帝數負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

易諸吏乃給為謁曰應劭曰給也音殆○索隱曰韋昭云給謁

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

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

訕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呂公因曰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

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之人相與言多自稱臣甲相人多

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媪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

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

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曰元長也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

田服虔曰古者名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日告

賜告子服虔曰古者名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日告

昭告昭告子服虔曰古者名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日告

告歸昭告子服虔曰古者名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日告

東觀漢記田邑傳云邑年三十服虔曰古者名如嗶呼之嗶李斐曰休謂之名也吉日告

近故後告歸號歸遂變也呂后與兩子居田中釋有一老父過

請飲呂后因舖之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

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

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

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

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

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開閉一為索隱曰應劭云一求盜逐捕盜賊薛魯國

以縱前高七寸廣三寸如板又蔡邕獨斷云長冠楚制也高祖以

竹削皮為之謂之劉氏冠司馬彪與服志亦以劉氏冠為鵲尾冠

劉氏父或去舊亭卒多擊父陳建謂之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

冠乃是也高祖為亭長為縣送徒酈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

之到豐西澤中止飲乃夜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

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索隱曰舊山

道○古定反言酒後放徒夜徑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

有大蛇當徑○索隱曰漢舊儀去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去吾以布

劍擊斬蛇○索隱曰漢舊儀去斬蛇劍長七尺又高祖去吾以布

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何哭嫗曰人

殺吾子故哭之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當道今為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戎主少昊之神

當滅秦也○索隱曰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之者明漢

曰按大康地理志云秦自謂水漢初自謂土皆失之至光武乃改之者明漢

又按春秋合誠圖云水神哭子褒敗宋均以武為高祖斬白蛇而神

母哭則此母水精也此皆謬說又注云至光武乃改者謂改漢為

火德秦為金德與兩金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索

及赤帝子之理合者也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答之○徐廣曰索

漢書作苦謂欲因辱之也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索隱曰古

孝後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索隱曰古

者曰益畏之秦始皇帝常向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游以厭之

○索隱曰厭音一涉反又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巖石

之間○徐廣曰芒今臨淮縣也碭縣在梁輒案應劭呂后與人俱求

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聞之多欲附者矣秦二世元年○徐廣曰高

子稱二○索隱曰應劭云始皇欲以一至萬示不相襲始者一故至

則二世是第十七兒而立今王秋陳勝等起蕘至陳而王號為張楚○

沛音機又音祈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

應涉掾主吏蕭何曹參○索隱曰按漢書蕭何曹乃曰君為秦吏今

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

衆○索隱曰說文衆不取不聽乃令樊噲見劉季劉季之衆已數

去以力脅之也

十百人矣○索隱曰漢書作數百人劉伯莊云數十百人於是樊噲

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

城保劉季○章昭曰以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

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城多所誅殺故大屠

沛令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

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

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涂地言○索隱曰

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

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

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

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徐廣曰九月也

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應劭曰左

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索隱曰

管仲云葛盧山交而下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劍戟也○索隱曰

金今注引發作交誤也○索隱曰而擊鼓應劭曰豈祭也殺牲以血塗鼓

蒙廟之禮皆無祭事○索隱曰說文云蒙血祭也司馬法曰血于

蒙鼓者神戎器也顏師古曰殺牲以血祭者皆名為蒙臣瓚以為

皆無祭事非也又古人謂其象以玉瓦原之○應劭曰蒙呼為豐馬

融注周禮曰龜之兆云謂其象以玉瓦原之○應劭曰蒙呼為豐馬

火非坤音旗幟皆赤○索隱曰墨翟云幟帛長丈五廣半幅字

或於其下故曰旗也幟或作識○索隱曰由所殺蛇白帝子殺者赤帝子故

上赤於是少年豪吏如蕭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

胡陵方與○鄭德曰音房豫屬山陽郡○索隱曰胡陵還守豐秦二世

二年陳涉之將周章軍西至戲而還○索隱曰戲在胡陵東二十

里戲亭北孟康云水名也又述征記云戲水自驪山馮公谷北流

歷戲亭東入渭按今其水東惟有戲驛存還謂為章邯所破而還

廣自立為燕王○魏項氏起吳秦泗川監平○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

監郡若今刺史監故名也○索隱曰如淳云秦并天下為三將兵圍

豐二日出與戰破之命雍齒守豐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如淳曰敗

於薛走至戚○如淳曰戚音音音毒反○索隱曰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司馬得泗川守壯殺之後○索隱曰左司馬曹○索隱曰傷自此已下更不見替

易處蓋是左司馬無傷沛公還軍亢父鄭德曰亢音人相亢答曰

得泗川守壯而殺之音甫屬任城郡○索隱曰

舊音劉劉伯莊包至方與周市來攻方與宋戰陳王使魏人周市

略地周市使人謂雍齒曰曹故梁徙也文類曰梁惠王孫假為秦

徙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下魏魏以齒為侯守曹不下且屠

曹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故也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曹

沛公引兵攻曹不能取沛公病還之沛沛公怨雍齒與曹子弟叛

之間東陽甯君秦嘉文類曰秦嘉東陽郡人也為甯縣君璜曰陳

嘉初起兵於鄰號曰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又別言秦嘉明臣

從之欲請兵以攻曹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左陳涉將也

從陳別將將兵向陳許皆稱陳君章邯將兵北定楚地孔文祥

地屠相至碭云○索隱曰章邯將兵北定楚地此理亦通也將兵北定楚

西與戰蕭西之縣名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引兵攻碭

三日乃取碭因收碭兵得五六千人攻下呂拔之○索隱曰楚

昭云下邑縣也還軍曹聞項梁在薛從騎百餘往見之徐廣曰項梁

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六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大夫第九爵也沛公

還引兵攻曹徐廣曰表云從項梁月餘項羽已拔襄城○索隱曰

楚王治盱台○索隱曰韋昭云項梁號武信君居數月北攻亢父

救東阿○索隱曰韋昭云破秦軍齊軍歸楚獨追北○索隱曰使沛

公項羽別攻城陽屠之○索隱曰地軍濮陽之東○索隱曰守濮陽環

與秦軍戰破之秦軍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守濮陽環

水張文穎曰依河水以白環守為固也楚軍去而攻定陶○索隱曰

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之下○索隱曰外黃未下項

與秦軍戰大破之斬李由還攻外黃○索隱曰外黃未下項

梁弄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索隱曰外黃未下項

章邯兵夜衝枚擊項梁○索隱曰外黃未下項



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與項羽方攻陳留聞項梁死引兵與  
呂將軍俱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  
項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是之時

趙歇為王絕之過徐廣音烏轉反今依字讀秦將王離圍之鉅

鹿城此所謂河北之軍也秦二世三年楚懷王見項梁軍破恐徙

盱台都彭城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封為武安

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

為令尹青對信陽侯趙數請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

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略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

定關中者王之以散開為限東以函谷為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

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

梁軍奮肥素隱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人傑悍猾賊去索隱也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

襄城無遺類無復有活而焦食者也青州俗言無子遺為無唯類

皆阮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取多所攻取前陳

王鞏曰陳涉也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

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僂悍

今無此字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

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道由碭也至成陽與

杜里在穎川非也服虔杜里縣名如淳云秦軍所屯地名

秦軍來壁破魏二軍楚軍出兵擊主離大破之徐廣曰表去三年

於王離軍沛公引兵西遇彭越昌邑因與俱攻秦軍戰不利還至

栗去素隱也遇剛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漢書音義曰功

軍可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昌

邑未拔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也屬東留國縣酈食甘音厚異

基謂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人長者乃求見說沛公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

史記八

六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隱曰

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昭去在山陽開封未拔

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又戰曲遇東大破之廣云曲遇在

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文

公乃北攻平陰陰地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閼沛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東索隱曰南陽有韓許慎以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城三匝索隱曰秦音黎黎猶比也謂此至天明也漢書作南音

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眾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也索隱曰乘守也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

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

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

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

者至丹水索隱曰高武侯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襄侯王

陵降西陵漢書曰襄侯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

類多矣定天下為丞相封夏有襄侯當如臣瓚蓋解初封江

夏之還攻胡陽昭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

如淳曰持益反索隱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昭曰南陽縣

農郡屬南陽出地理志而左傳生音錫歷蘇林如淳音嶺析屬引

縣也遺魏人審昌使秦使者未來是時章邯已以軍降項羽於趙

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

陳留漢書音義曰春秋傳得秦積粟乃以酈食其為廣野君隱曰

在山陽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昭去在山陽開封未拔

西與秦將楊熊戰白馬索隱曰又戰曲遇東大破之廣云曲遇在

使使者斬以徇徐廣曰南攻潁陽屠之因張良遂略韓地輟轅文

公乃北攻平陰陰地志當是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閼沛

至陽城收軍中馬騎與南陽守齮戰東索隱曰南陽有韓許慎以

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疆

城三匝索隱曰秦音黎黎猶比也謂此至天明也漢書作南音

矣初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及項羽殺宋義代為上將軍諸將皆

皆屬破秦將王離軍降章邯諸侯皆附及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

欲約分主關中沛公以為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

項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索隱曰左傳云楚司馬起營於以臨

商商武關西大康地理志武關又與秦軍戰於藍田南益張疑兵

旗幟諸所過毋得掠鹵與應劭曰鹵秦人意秦軍解因大破之又戰

其北大破之乘勝遂破之漢元年十月如月曰張蒼傳大以高祖

歲首沛公兵遂先諸侯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皇帝○索隱曰韋昭曰天子印稱璽又獨以玉符發兵符也

守由谷關無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一月項羽果率諸侯兵西欲入關關門閉沛公已定開

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中遂至戲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聞項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

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勸項羽擊沛公也索隱曰范增管仲齊謂仲父並音甫方響士旦日合戰是時項羽兵四十

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力不敵會項伯欲活張良夜往見良因以文諭項羽項羽乃止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索隱曰

云在新豐古城東未至鴻水道南有豐原南北洞門是也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

曹無傷項羽遂西屠燒咸陽秦宮室所過無不殘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項羽使人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怨懷王

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吾家項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約本定天下諸將及籍也乃佯

尊懷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正月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負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徐廣曰四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索隱曰因櫟年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楚將瑕丘申陽為河

南王都郢陽趙將司馬卬為殷王都朝歌趙王歇從王代趙相張耳為常山王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九江王都六索隱曰韓昭

王都邾滅邾遷其人於江南因名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故燕王韓廣從王遼東廣不聽臧荼攻殺之無終封成安君陳餘河間

三縣居南皮封梅鋗十萬戶四月兵罷戲下諸侯各就國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

中李奇曰蝕音力在杜南如海蝕入漢中道川谷名索隱去輒燒絕棧道索隱曰按說文作鑿器名也地形似器故名索隱去

版隲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至南鄭諸將及士卒

多道亡歸士卒皆歌思東歸韓信說漢王曰韓信曰韓王信也項羽

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韓信曰韓王信也韓信曰韓王信也

皆山東之人也日夜跋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

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鄉爭權天下項羽出關使

人從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從義帝長沙

帝江南項羽怨田榮立齊將田都為齊王田榮怒因自立為齊王

殺田都而反楚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楚令蕭公角擊彭越彭

越太破之陳餘怨項羽之弗王已也令夏說說田榮請兵擊張耳

齊子陳餘兵擊破常山王張耳張耳亡歸漢迎起王歇於代復立

為趙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項羽大怒北擊齊八月漢王用韓

信之計從故道都還龍襄雍王章邯邯迎擊漢陳倉雍

兵敗還走止戰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又復敗走廢丘漢王

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廢丘漢紀曰樊噲曾圍之而遣諸

將略定隴西北地上郡令將軍薛歐歐後反王吸出武關武關在秦

以迎太后呂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之陽夏名屬淮陽後屬陳夏

猶更不得前令故吳令鄭昌為韓王距漢兵二年漢王東略地塞

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陽皆降韓王昌不聽使韓信擊破之於是

置隴西北地上郡渭南隴隴北後河上隴隴日中地郡隴隴日關

外置河南郡隴隴日十月更立韓太尉信為韓王諸將以萬人若

以一郡降者封萬戶繕治河上塞增城諸故秦苑

園池皆令人得田之正月虜雍王弟章平大赦罪人漢王之出

關至陝撫關外父老還張耳來見漢王厚遇之二月令除秦社稷

更立漢社稷三月漢王從臨晉渡魏王豹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

置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

死故漢王聞之袒而大哭如禮亦遂為義帝發喪臨三日發

使者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於江

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諸侯皆編素悉發關內兵收三河士

章昭曰河南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是時

項王北擊齊田榮與戰城陽田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  
楚楚因焚燒其城郭係虜其子女齊人叛之田榮弟橫立榮子廣  
為齊王齊王反楚城陽項羽雖聞漢東既已連齊兵欲遂破之而  
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遂入彭城項羽聞之乃引兵去齊  
從魯出胡陵至蕭與漢大戰彭城靈壁京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  
士卒睢水為之不流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中以為質  
當是時諸侯見楚彊漢敗還皆去漢復為楚塞王欣云入楚巨石  
兄周呂彥為漢將兵居下邑餘曠曰漢王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  
王乃西過梁地至虞餘曠曰使謁者隨何之九江王布所曰公能  
令布舉兵叛楚項羽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隨何往  
說九江王布布果背楚楚使龍且往擊之漢王之敗彭城而西行  
使人求家室家室亦亡不相得敗後乃獨得孝惠六月立為太子

史記八

十一

大赦罪人令太子守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引水

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更名廢丘為櫟里於是令祠官祀天地

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興關內卒乘塞李奇曰是時九江王布

與龍且戰不勝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稍收士卒與諸將及關中

卒益出是以兵大振索隱曰魏王豹謁歸視親疾

至即絕河津反為楚漢王使酈生說豹豹不聽漢王遣將軍韓信

擊大破之虜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乃令張

耳與韓信遂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趙王歇其明年立張耳為趙

王漢王軍滎陽南築甬道屬之何以取敖倉與項羽相距歲餘項

羽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遂圍漢王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

為漢項王不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予陳平金四萬斤以間疏

楚君臣於是項羽乃疑亞父亞父是時勸項羽遂下滎陽及其見

疑乃怒辭老願賜骸骨歸卒伍未至彭城而死漢軍乏食乃夜出

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楚因四面擊之將軍紀信乃乘王駕

為漢王誑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既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道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從公守滎陽諸將卒不能從者盡在城中周苛從公指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徐廣曰三年

十月魏豹死出滎陽八月殺魏豹而後又云四年三月周苛死四年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素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

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

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越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比軍成臯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王復軍成臯乃復引兵西按滎陽誅周苛從公而虜韓王信

遂圍成臯漢王跳徐廣曰音跳至長安說文音徒調反通俗文云魏通獨與滕公共車出成臯主門徐廣曰項羽紀云此門名王門

公為滕北渡河馳宿脩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益收兵趙地使韓信東擊齊漢王得韓信軍則復振引兵臨河南饗軍小脩武南音武如東音大欲復戰郎中鄭忠乃說

止漢王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虜縮音縮結音結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音津入楚地與彭越復擊破楚軍燕郭西音西索音索東音東遂復下梁地十餘城淮陰已受命東未渡平原漢王使酈生往說齊王田廣廣叛

楚與漢和共擊項羽韓信用蒯通計遂襲破齊齊王烹酈生東走高密項羽聞韓信已舉河北兵破齊趙且欲擊楚則使龍且周蘭徐廣曰往擊之韓信與龍且擊大破楚軍殺龍且齊王廣

韓彭越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往來甚楚兵絕其糧食四年項羽乃謂馮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若漢挑戰慎勿與戰無

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乃行擊陳留外黃睢陽下之漢果數挑戰楚軍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度

兵記水土卒半渡漢軍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  
各長史欣皆自到紀水上項羽至睢陽聞海春侯破乃引兵還漢  
軍方圍鐘離昧於滎陽東項羽至盡走險阻韓信已破齊使人言  
曰齊邊楚文顯曰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欲攻之留侯  
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乃遣張良操印綬立韓信為齊王餘  
即三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  
楚漢又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饒漢王項羽相與臨廣  
武之間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王  
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  
○索隱曰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一徐廣曰卿一作慶  
○負音佩也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一索隱曰卿一作慶  
宋義之爵號如海曰卿者卿大夫之尊子者子項羽已救趙當還報  
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二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  
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  
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背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而徙

逐故王

趙索隱曰謂田布

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於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弑義帝

江南罪九夫為人臣而弑其主殺已降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

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

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脅

乃捫足曰虜中吾指中痛悶不知所在故爾或云曾而捫足者蓋以矢初

乘勝於漢漢王出行軍其甚因馳入成臯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

也留四日復如軍軍廣關中兵益出當此時彭越將兵居梁地

往來苦楚兵絕其糧食田橫往從之項羽數擊彭越等齊王信又

進擊楚項羽恐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鴻溝

而東者為楚索隱曰應

仲云在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

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

病愈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

今臬之於櫟陽者以舊都故臬以示之

而東者為楚入淮泗也張

年六二渠東流經浚儀是始皇所鑿引



河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南為官渡水先征說古中牟臺下臨水具為官渡項王歸漢王父母

妻子軍中皆呼萬歲乃歸而別去項羽解而東歸漢王欲引而西

歸用留侯陳平計乃進兵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建成

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

壁深塹而守之用張良計於是韓信彭越皆往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漢王敗固陵即固始乃使使者召大司馬周殷舉九江兵而

迎之徐廣曰周殷以兵隨劉賈武王行屠城父隨何劉賈齊梁諸侯皆大會垓

下徐廣曰立武王布為淮南王五年高祖與諸侯兵共擊楚軍與

項羽決勝垓下淮陰侯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

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項羽之卒可十萬淮陰先合

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項

羽卒聞漢軍之楚歌索隱曰應劭大今鷄鳴歌也項遊秦去楚

灌嬰追殺項羽東城徐廣曰斬首八萬遂略定楚地魯為楚堅守

不下漢王引諸侯兵北示魯父老項羽頭魯乃降遂以魯公號葬

項羽穀城還至定陶馳入齊王壁奪其軍正月諸侯及將相相與

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虛語非所守

也吾不敢當帝位群臣皆曰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

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大王不尊號皆疑不信臣等以死守之漢

王三讓不得已曰諸君必以為便便國家甲午徐廣曰乃即皇帝

位紀水之陽蔡邕曰上古天子稱皇其於稱帝其於稱王秦承三

漢高祖受命功德皇帝曰義帝無後齊王韓信習楚風俗徙為楚

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故韓王信為韓王都陽

翟徙衡山王吳芮為長沙王都臨湘趙王敖皆如故天下大定高祖

關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趙王皆為項羽叛漢今盧縮劉

都雒陽諸侯皆臣屬故臨江王驩一作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賈圍之不下數月而降殺之雒陽吾皆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復之六歲皆皆罷歸家諸侯子在關

宮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

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曰同起王陵對曰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

臣陵都正侯臣起魏相吉奏事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

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

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

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策唯

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饌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

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高祖欲長都雒陽齊人劉敬說及留

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六月大赦天下十月燕

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將擊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盧縮

為燕王使丞相噲將兵攻代其秋利幾反高祖自將兵擊之利幾

走利幾者項氏之將項氏敗利幾為陳公不隨項羽亡降高祖高

祖侯之類川高祖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如淳曰得在籍而利幾恐

故反六年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

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

何今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高祖朝太公擁篲為恭也

如淳曰迎門却行高祖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於是高祖乃尊太公為太上皇蔡邕曰不言帝非

按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心善家令

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故尊其父号太上皇也言賜金五百斤索隱曰頃氏按荀悅云故海天子必有尊也無

有其發語已心十二月人有上變事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

左右爭欲擊之用陳平計乃偽遊雲夢韋昭曰在南會諸侯於陳

楚王信迎即因執之是日大赦天下田肯賀索隱曰薛紀及秦形

勝之國張晏曰秦地帶山河行形勢之勝人便者帶河山之險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者得天

索隱曰韋昭云地形險固故能勝人

下之利百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

於秦懸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秦得百二焉蓋隱曰得百中之二焉秦

夫長安千里為懸關按文以河山險固形勢其勝如滿千里虞喜

云得百二者得百之二言諸侯特戰百萬秦兵當二百萬也齊得十二倍於天下故

故為東西秦言勢用雖但立文相避故云二十萬人地勢便利其以

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水也居

其向許慎曰瓴水也建音寒晉夫齊東有琅邪即里之饒南有泰山

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此有

勃海之利○索隱曰崔浩云勃海旁出為勃名曰勃海郡地方二千

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索隱曰以言齊境闊不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故齊得十之八也李斐曰齊得十之八也

下○索隱曰世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得十之二焉亦二十萬也

齊雖固不如秦二乃當百萬言故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

使王齊矣高祖曰善賜黃金五百斤後十餘日封韓信為淮陰侯

分其地為二國高祖曰將軍劉賈數有功以為荆王○索隱曰在

東也○據漢書六德言吳荆也荆也○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

山在陽羨界賈封是地而号荆上指取此義太康地理志陽羨縣

本名荆王淮東弟交為楚王王淮西子肥為齊王王七十餘城民

能齊言者皆屬齊○駟案漢書音義曰此言時民乃論功與諸列侯

剖符行封從韓王信太原○索隱曰信七年匈奴攻韓王信馬邑

信因與謀反太原白土○徐廣曰曼丘臣王黃立故趙將趙利為王

以反高祖自往擊之會天寒士卒墜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匈奴

圍我平城七日而後罷罷去令樊噲止定代地立兄劉仲為代王二

月高祖自平城過趙雒陽至長安長樂宮成丞相已下徙治長安

事○索隱曰漢儀注高祖六年更名咸陽曰長安二輔舊八年高祖

東擊韓王信餘反寇於東垣○高帝更名曰真定蕭丞相答斥未

央宮立東闕北闕○駟案關中記曰東有蒼龍關北有玄武

無西有二闕者蓋蕭何所以厭勝之法故不立也○說文云闕名玄

門觀也秦家舊宮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也○前殿

庫太倉首向東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

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蕭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說高祖之東垣過栢人趙相貫高等謀弑高祖高祖心動因不留代王劉仲棄國亡自歸雒陽廢以為合陽侯九年趙相貫高等事發覺夷三族廢趙王敖為宣平侯是歲徙貴族楚昭屈景懷齊田氏關中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禮器也受四升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曰江河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猾為無賴或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十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燕王盧縮荊王劉賈楚王劉交齊王劉肥長沙王吳芮皆來朝長樂宮春夏無事七月太上皇崩櫟

王梁王皆來送葬櫟案漢書櫟陽囚更命酈邑曰新豐此相國陳豨鄧展曰東海反代地上曰豨嘗為吾使其甚有信已所急也故封豨為列侯徐廣曰豨攻定城以相國守代今王黃等劫掠代地代地吏民非有罪也其赦代吏民九月上

不擊之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也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多降者十一年高祖在邯鄲誅豨等未畢豨將侯敞將萬

游行王黃軍曲逆曲逆今中張春渡河擊聊城徐廣曰太

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勃案漢書百官表曰太

下曰豨武官道太原入道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即攻殘

之豨將趙利守東垣高祖攻之不下月餘卒罵高祖高祖怒城降

令出罵者斬之不罵者原之於是乃分趙山北立子恒以為代王

都晉陽如濟曰文紀言中都又文帝過太原春淮陰侯韓信謀

反開甲夷三族夏梁主彭越謀反廢遷蜀復欲反遂夷三族立子

恢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東并荊王劉賈

地北渡淮楚王交走入薛高祖自住擊之立子長為淮南王十二

年十月高祖已擊布軍會徐廣曰在蕪縣西馳索漢書音義曰

曰漢書甄作布走令別將追之高祖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

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八教之歌酒酣應劭曰

曰酣也高祖擊筑韋昭曰筑古樂有弦擊之不鼓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

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高祖

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

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

以沛案風俗通義曰漢舊儀沛人語初發聲皆言其為朕湯

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諸母故人曰樂飲極驩道舊

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

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高祖復留止

張張曼曰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復唯陛下哀

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時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

魏沛父兄固請乃并復豐比沛於是拜沛侯劉濞濞音度為吳王

漢將別擊布軍洮水南徐廣曰洮音在江海間皆大破之追得斬布郤陽

樊噲別收兵定代斬陳豨豨音成十一月高祖自布軍至

長安十二月高祖曰秦始皇帝楚隱王索隱曰世家作出陳涉

魏安釐王索隱曰史記名昭齊湣王索隱曰名地趙悼襄王

丹之子幽王遷之父皆絕無後子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

魏公子無忌五家赦代地吏民為陳豨趙地所劫掠者皆赦之陳

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上使辟陽侯迎

綰綰稱病辟陽侯歸具言綰反有端矣二月使樊噲周勃將兵擊

燕王綰赦燕吏民與反者立皇子建為燕王高祖擊布時為流矢

所中行道病病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

是高祖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

在天雖有鵠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已而呂后問陸

下白歲後蕭相國即死令誰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上曰王陵

可然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周勃重厚

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

亦非而所知也盧綰與數千騎居塞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

月甲辰高祖崩長樂宮皇甫謐曰高祖以秦昭王五十四日不發喪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

快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人或聞之語酈將軍酈書曰

商酈將軍往見審食其曰吾聞帝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

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

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大臣內叛諸侯

外反亡可翹足而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發喪大赦天下

盧縮聞高祖崩遂亡入匈奴丙寅葬徐廣曰已巳立太子至太上

皇廟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

功最髙上尊號為高皇帝太子襲號為皇帝孝惠帝也令郡國諸

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祠及孝惠五年思高祖之悲樂沛以沛宮

為高祖原廟徐廣曰光武紀曰上幸豐祠高祖於原廟謂高

祖所教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鼓輒補之高帝八男長

庶齊悼惠王肥次孝惠呂后子女戚夫人子趙隱王如意次代王

恒已立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呂太后時徙為趙共王次

淮陽王友呂太后時徙為趙幽王次淮南厲王長次燕王建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鄭玄曰忠厚也故殷人承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鄭玄曰鬼神也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

小人以僿徐廣曰一薄也僿之敝鄭玄曰僿音西志反鄭玄曰

先代反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

也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僿之敝鄭玄曰

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

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朝以十月車服

黃屋左纁蘇恭曰長陵皇南蓋曰長陵山東而廣百二十五步高

索隱述贊曰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嘯命豪

傑奮發材雄彤雲鬱碣素靈生豐龍變星聚虵分徑空項氏

主命負約棄功王我巴蜀貫憤于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汜水

即位咸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史記第八卷終

呂后本紀第九○索隱曰呂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如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坐或別為

呂后本紀○索隱曰呂后本以女主臨朝自孝惠崩後立少帝而如稱制正合附惠紀而論之不坐或別為

呂太后者○索隱曰呂太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洮 祖微時妃也○索隱曰呂太后父呂公漢元年為臨洮

為漢王得定陶戚姬○索隱曰戚姬音怡梁之總稱也漢宮曰姬妾

不棄也愛幸生趙隱王如意孝惠為人仁弱高祖以為不類我常

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上益疏如意立為

趙王後幾代太子者數矣○索隱曰幾音祈賴大臣爭之及留侯策

祖定天下所誅大臣多呂后心呂后兄二人皆為將長兄周呂侯

高祖八子長男肥孝惠兄也異母○索隱曰曹姬肥為齊王餘皆孝惠

弟戚姬子如意為趙王薄夫人子恒為代王諸姬子子恆為梁王

子女為淮陽王子長為淮南王子建為燕王高祖弟交為楚王兄

子濞為吳王非劉氏功臣番君吳芮子臣為長沙王呂后最怨戚

夫人及其子趙王迺令永巷囚戚夫人○索隱曰列女傳曰周宣姜

者三反趙相建平侯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趙王年少竊

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王且亦病不能

奉詔呂后大怒乃使人召趙相趙相徵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

王來未到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

趙王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聞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趙王少不能乘起太后聞其獨居使人持醢飲之○索隱曰醢鳥食

中飲之徐廣曰犂猶比也趙王已死於是迺徙淮

陽王友為趙王言犂明者將明之時武侯索隱曰太后遂

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燿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迺

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迺知其戚夫人迺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

惠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二年楚元王齊悼惠王皆

來朝十月孝惠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孝惠以為齊王兄置上坐如

家人之禮太后怒迺令酌兩卮酖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孝

惠亦起取卮欲俱為壽太后迺恐自起泛孝惠卮音舉之也齊

王怪之因不敢飲詳醉去問知其酖齊王恐自以為不得脫長安

憂齊內史士徐廣曰說二曰太后獨有孝惠與魯元公主如羊

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諸侯三女曰公主蘇林曰公

主湯沐邑太后必喜王必無音於是齊王迺上城陽之郡尊公主

為王太后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呂后喜許之迺置酒齊邸樂飲

罷歸齊王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漢宮闕

賀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皇甫謐曰帝以秦始皇三發喪太

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應劭曰侍中年十五謂丞

相曰太后獨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

曰帝母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居

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必安君等幸得脫

禍矣丞相乃如辟彊計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迺大赦

天下九月辛丑葬昭案漢書去葬交陵皇覽曰去長陵十

甲去長安北三太子即位為帝謁高廟元年號令一出太后太后

稱制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

史紀九

二



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

陳立絳侯周勃等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

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

血盟○索隱曰或作事又音丁諸君不仕邪今高帝崩太后

王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陳平絳侯

曰於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

王陵無以應之十一月太后欲廢王陵乃拜為帝太傅應劭曰古

也傳曰大戴禮奪之相權王陵遂病免歸適以左丞相平為右丞

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索隱曰韋昭云左丞相不治事

令監宮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失事

迺追尊酈侯父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斬四月太后欲侯諸呂

迺先封高祖之功臣郎中令無擇徐廣曰為博城侯魯元公主薨

賜謚為魯元太后子偃為魯王晉王父宣平侯張敖也封齊悼惠

王子章為宋虛侯○索隱曰虛音墟以呂祿文妻之齊丞相壽為平

定侯徐廣曰少府廷為梧侯令音曰姓陽成也廷以乃封呂種為

沛侯徐廣曰呂平為扶柳侯徐廣曰呂右師張買為南宮侯

日其父越人太后欲王呂氏先立孝惠後宮子強為淮陽王韋昭

謂留子不疑為常山王子山為襄城侯○索隱曰按下文更名義

惟大名引蓋史省文耳子朝為軹侯○索隱曰韋昭云子武為壺

關侯太后風大臣大臣請立酈侯呂台為呂王太后許之建成康

侯釋之卒嗣子有罪廢立其弟呂祿徐廣曰為胡陵侯續康侯

後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成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十一月呂

王台薨謚為肅王太子嘉代立為王三年無事駱宗漢書云四年

封呂類為臨光侯呂他為俞侯○索隱曰他音俞更始為資其侯徐

日表云呂后弟子淮陽丞相呂勝為呂忿為呂成侯及諸侯丞相

五人徐廣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開宣平侯文為孝惠皇后

時無子許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孝惠

崩太子立為帝帝壯或聞其母死非真皇后子迺出言曰右安能

殺吾母而名我我木壯壯即為變太后聞而患之恐其為亂迺幽

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曰凡有天下治為萬民命

無事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權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

能繼嗣奉宗廟祭祀不可屬天下其代之群臣皆頓首言皇太后

為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群臣頓首奉詔帝廢位太

后幽殺之五月丙辰立常山王義為帝更名曰弘不稱元年者以

太后制天下事也以軹侯朝為常山王置太尉官絳侯勃為太尉

五年八月淮陽王薨以弟壺關侯武為淮陽王六年十月太后曰

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以肅王台弟呂產為呂王夏赦天下封齊

悼惠王子興居為東牟侯昭云東牟縣七年正月太后召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為后弗愛愛他姬諸呂女妬怒去讒之於太后誣以

罪過曰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王

趙王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羣臣或竊饋輒捕論之

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危迫脅之妾兮強授我妃我妃

既妬兮誣我以惡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無忠臣兮何故弃國

自中野兮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于嗟不可悔兮蠶自財為王

而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丁丑趙王幽死以民

禮葬之長安氏彘次巳丑日良書晦太后惡之心不樂乃謂左右

曰此為我也二月徙梁王恢為趙王呂王產徙為梁王梁王不之

國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為呂王更名梁曰呂曰齊川太

后女弟呂類漢書卷九十九有女為營陵侯劉澤妻澤為大將

軍太后王諸呂恐即崩後劉將軍為害迺以劉澤為琅邪王以慰

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趙心懷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王后王后

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

人酖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殺太后

聞之以為王用婦人并宗廟禮廢且嗣宣平侯張敖卒以子偃為

魯王敖賜諡為魯元王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趙代王謝願

守代邊太傅產丞相平等言武信侯呂祿封胡陵侯蓋號曰武信

上侯位次第一表有第一第請立為趙王太后許

之追尊祿父康侯為趙昭王九月燕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

人殺之無後國除八年十月立呂肅王子東平侯呂通為燕王封

通弟呂莊為東平侯三月中呂后被害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

高石掖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高后遂病掖傷高

后為外孫魯元王偃少年蚤失父母孤弱迺封張敖前如兩子後

為新都侯壽為樂昌侯賜之北陽鄉以軹魯元王偃及封中大謁

者張釋為建陵侯事廣一云張釋嬰為中謁者後常以奄人為之

諸官加中者呂榮為祝茲侯後廣曰呂諸中官者令丞皆為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如海曰列侯出關外國門內侯但爵其身有加

七月中高后病甚迺令趙王呂祿為上將軍軍

北軍呂王產居南軍呂后誡廷錄曰高后已定天下與大臣約

曰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呂氏王大呂弗平我即崩帝年少

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張丑為所制辛巳高后崩遺

詔賜諸侯王各千金蔡邕曰皇太子封為王其封侯者謂之諸

侯將相列侯郎吏皆以秩賜金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

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皇用謚曰合葬長陵以左丞相審食

其為帝太傅朱虛侯劉章有氣力東牟侯興居其弟也皆齊哀王

弟居長安當是時諸呂用事擅權欲為亂畏高帝故大臣絳灌等

未敢發朱虛侯婦呂祿女陰知其謀恐見誅迺陰令人告其兄齊

王欲令發兵西誅諸呂而立朱虛侯欲從中與大臣為應齊王欲

發兵其相弗聽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召平迺反舉六欲

圍王王因殺其相遂發兵東許奪琅耶王兵并將之而西語在齊

王語中齊王迺遣諸侯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王

齊悼惠王薨孝惠帝使留侯良立臣為齊王孝惠崩高后用事春

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以殺三趙王猶頗也趙隱王如意趙

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分齊為四忠臣進諫上惑亂

八三五八 史記卷九

王

是二趙王也

弗聽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卑不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侯而諸呂

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

寡人亟兵入誅不當為王者○失聞之相國呂產等乃遣叔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灌嬰至滎陽迺誅曰諸呂權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

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及

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人聞之迺深兵西界待約呂

祿呂產欲發亂關中內譚絳之矢朱虛侯等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

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發猶豫未決○素隱曰猶鄒音以

○素隱曰猶鄒音以反與音頤又作豫音若

按孤性亦多疑度水而聽水聲故去狐疑也今解者以引老于與

豫冬涉川與猶與錄孤類不疑若畏四隣則猶定是疑自不保同

類故云也當是齊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名為少帝弟及魯

元王呂后外孫皆年少未之國一也長安趙王祿梁王產各將兵居

南北軍皆呂氏之人列侯羣臣皆自堅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入

軍中主兵曲周侯酈商老有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迺與丞相陳

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而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素隱曰吳王濞齊淮南王是九王也呂氏立三

王○素隱曰梁王是王也皆大臣之職事已布告諸侯諸侯皆以為宜

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之國守藩迺為上將將兵

留此為大臣諸侯疑足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

里此萬世之利也呂祿信然其計欲歸將印以兵屬太尉使人報

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

酈商時與出游獵過其姓呂顏頰大怒曰若為將而奔軍呂氏今

無處矣○素隱曰酈師古以為迺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母為

他人守也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曰平陽侯窋行御史大夫事

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曰土不蚤之國今

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定呂迺迺趣產

急入宮平陽侯願聞其語迺馳告丞相太尉太尉受北軍不得

入襄平侯通尚符節徐廣曰對○張晏曰紀信子也尚主也今信

將軍定三秦死事子侯則通非信子張說謬誤以通今持節矯內

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

禍且起呂祿以為鄺兒徐廣曰不欺已遂解印屬其客而以

兵授太尉太尉將之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禮為劉氏左

禮軍中皆左禮為劉氏太尉行至將軍呂祿亦已解上將印去太

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平陽侯聞之以呂產謀告丞相平丞相

平乃召朱虛侯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

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為亂

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

諸呂未敢訟言誅之徐廣曰一作公駟案韋昭曰訟猶公也○

得之公言猶明言也迺遣朱虛侯謂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

太尉子卒之餘人入未央宮門遂見產生十日餽時遂擊產產走

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關遂產殺入郎中府吏廁中如

官者郎中掌宮殿門戶故其朱虛侯已入產帝命謁者持節勞

朱虛侯朱虛侯欲奪節信謂其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

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

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六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

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各殺呂類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

魯王假于成以帝太傅食其復為左丞相戊辰徙齊川王王梁立

趙幽王子遂為趙王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氏事告齊王今罷兵

灌嬰兵亦罷策陽而歸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常山

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

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置所立

即女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立齊悼惠王

高帝長子今其適子為齊王推本言之高帝適長孫可立也大臣

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今齊王母家駟鈞鈞惡

人也即立齊王則復為呂氏欲立淮南王以為少母家又惡適曰

代王方入高帝見子最長仁孝竊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且立長故

順以仁孝聞於天下便迺相與其陰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辭謝

再反然後乘六乘傳張晏曰世傳漢朝有宴飭後九月九月也晦日已酉至長安舍代邸

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禮上代王共尊立為天子代王數讓群臣固

請然後聽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五無功請得除宮迺與太僕汝

陰及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不當立乃顧摩左右執

戟者招兵罷去薛廣行有數人不肯去兵官者令張澤諭告亦去

兵滕公迺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子至館日律口取論乘輿服御物天

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迺奉天子法駕蔡

宮謹除代王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天子在

也足下何為者而入代王迺謂太尉太尉與論謁者十人皆招兵

而去代王遂入而聽政夜有司分部誅滅沮淮陽常山王及少帝

於邸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諡為孝文皇帝

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休

息乎無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

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索隱述贊曰高祖猶徵呂氏作妃及正軒掖潛作福威志懷安

忍性狹猜疑置鳩齊悼殘氣戚姬孝惠崩殞其哭不悲諸呂用

事夫下示私大臣趙主孽其夷禍益斯驗蒼蒼狗為雷

呂后本紀第九

史九

八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

孝文皇帝

漢書音義

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

代地立為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即位十七年高后八年七

高后崩九月諸呂呂產等欲為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誅呂

代王事在呂后語中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

左右郎中令張敖等張敖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

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

新捷血京師也公羊傳曰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

疾母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義後有宋昌又會稽典錄昌

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

封王子弟地大牙相制索隱曰言其固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

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

諸口為二主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通前稱帝也

一呼士皆去祖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

大臣雖欲為變曰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失虛東

平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

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

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與未定卜之龜卦兆得

大橫在龜文曰橫占口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服虔曰李

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口所謂天王者乃天子於是

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直為昭言所以迎立王

意薄昭還報曰臣母可疑者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

命宋昌參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上而使宋昌先

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索隱曰三輔

中記云通兩宮之閣作渭橋長三百八十一步又開北與樂宮在渭南秦

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勃進曰

願請問言也索隱曰包音開言欲向空語陳不欲即公論也

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

符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索隱曰說文遂馳入代邸群臣從

至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蘇

揭皆再拜言曰子引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臣謹請與陰

安侯蘇林曰高帝兄伯妻也列侯頃王后蘇林曰代頃王后

王故遺蓋為頃王也如傳曰頃王后封陰安侯其時頃王后

索隱曰夫按蘇林徐廣章昭以為二人封陰安侯其時頃王后

別封陰安侯與漢今昭以為二人封陰安侯其時頃王后

故代頃王后文帝之白母代王降為郡陽侯與琅邪王宗室大臣

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

位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

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交高帝弟○索隱曰高帝弟寡人不

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蘇林曰

受主東西兩君臣位有北而故西鄉坐三議不相等皆曰臣

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

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

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莫宜寡人寡人不敢辭遂即天

子位群臣以禮次侍乃使○索隱曰漢官制先帝行僕嬰與東平侯

于代邸○索隱曰漢官制先帝行天子法駕迎

中惟京先引金吾長安皇心即日夕入未央宮乃夜拜宋

昌為衛將軍金撫南共軍以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遠坐前殿於

是夜下詔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

是夜下詔曰聞者諸呂用事擅權謀為大逆欲以危劉氏宗廟



願將相列侯宗室大臣誅之皆伏甘  
羣朕初即位其放天下財

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男賜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無夫或無子蘇林曰男賜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醜五日文穎曰漢律

年十月庚戌徙立故琅邪王澤為燕王辛亥皇帝即阼謁高廟右

丞相平徙為左丞相大尉勃為右丞相大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壬午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

皇帝曰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矯遣權將軍嬰將兵

齊欲代劉氏嬰留滎陽弗擊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

不善丞相陳平與大尉周勃謀奪呂產等軍朱虛侯劉章首先捕

呂產等大尉身奪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與客劉揭身奪趙

王呂祿印益封大尉勃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權將軍嬰邑

各二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

一千戶金千斤徐廣曰十封典客揭為陽信侯索隱曰章賜金

十斤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

已論而使母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為收帑朕甚不以其議

之有司皆曰民不能自治故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

使重犯法所從來遠矣如故便上曰朕聞法正則民懲罪當則民

從且夫牧民而導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導又以不正之法罪之

是反害於民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見其便其孰計之有司皆

曰陛下加六惠德甚盛非臣等所及也請奉詔書除收帑諸相坐

律令應劭曰帝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家室今除此律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

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

有兼志言天不降也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

天下何其安之言何以謂於天下也其有司曰豫建太

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

下之義理多矣如傳曰閱德也言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上於朕兄也

惠仁以得德淮南王弟也東德以陪朕故雖曰其為不豫哉諸侯

三宗室兄弟有功臣多賢及君德義者若舉有德以濟朕之不能

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一人其以朕為

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因

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

此道也○索隱曰言古之有天下者無長於立子故古莫長立嗣

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

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

天下之六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

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索隱曰言子某最長純厚慈

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索隱曰言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三月有司請立皇后薄太后曰諸侯皆同姓立太子毋為皇后○索

謂諸帝之子為諸侯王皆謂諸侯生皇后姓實民上為立石改

為天下鯁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

各有數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洽驩乃

循從代來功臣上曰方大臣之誅諸口迎朕朕孤疑皆止朕唯中

尉宗昌勸朕朕以得保奉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其封昌為壯武

○索隱曰言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代父後者爵各一級

九卿上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中者六十八人皆益封各二百戶

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

申徒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父趙

主為周陽侯齊王舅父駟鈞為清郭侯馮君音靜○索隱曰

表後從也人或說右丞相曰君本誅諸呂迎代王今又矜其功受上

尊位禍且及身右丞相勃乃謝病免罷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年十月丞相平卒復以絳侯勃為丞相上曰朕聞古者諸侯建

國千餘歲各以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遺德今

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甚而列侯亦無由教馴其民有

今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張晏曰為吏謂以海大夫

愛見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徐廣曰此云望日只

無此日食數不紀月食上曰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

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誠不治乃十一月晦日

有食之適見于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兆民

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

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

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白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飾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

故間然念外人之有非也案漢書音義曰惛然猶介然也非與非

近其意餘說皆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

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案漢書音義曰遺猶留也財古字

急乘一馬正月上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應劭曰古者天子

藉者帝王典藉之常章昭曰藉借也借民力以右之奉宗廟且

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景帝詔曰朕親耕以給宗廟采斲

假借為耕也若藉藉也朕親率耕以給宗廟采斲應劭曰黍稷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

居有功可王乃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為河間王以齊劇郡立朱虛

侯為城陽王立東牟侯為濟北王皇子成為代王子參為太原王

子揖為梁王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

民進善者如淳曰言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於

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索隱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於

後代因以為飾音非亦音佛昭曰慮政有闕失使書於木此堯時然

和張則華與和又相訛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

三之罪具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效  
之賢良其除之民或就誣也以相約結而後相誣也謂初不必相誣也○索隱曰韋昭曰

也吏以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之  
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與郡國守相

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當發兵遣使持符皆以竹簡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文

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日計遣列侯之國或  
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諸侯之國絳侯勳免丞相就國

以太尉新陰侯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四月城陽王章薨  
南王長與從者魏敬殺辟陽侯審食其五月匈奴入其地居河

為冠帝初去甘泉蔡邕曰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饒伴故曰甘泉至見令長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自起

匈奴約為昆弟毋使害邊境所以輸遺匈奴甚厚今右賢王離  
國將眾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來近塞捕殺吏卒驅保塞蠻夷令

不得居其故陵轍邊吏入盜甚教無道非約也其發邊吏騎八萬  
五千詣高奴遣丞相穎陰侯灌嬰擊匈奴去發中尉書百

見故群臣皆賜之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復晉陽中都民二歲  
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欲往擊胡乃反發兵欲

擊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遣棘蒲侯陳武為大將軍將十萬往擊  
之祁侯賀徐廣曰姓縉以文帝十一年卒蓋曰敬○索隱曰為將軍

軍滎陽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長安迺詔有司曰濟北王背德反  
上誑誤吏民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地邑降者

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亦赦之徐廣曰去來與興居反

濟北八月破濟北軍虜其王赦濟北諸吏民與王反者六年有司

漢文第一

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母度出入擬於天子

為侯令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遣人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

危宗廟社稷群臣議皆曰長當棄帝帝不忍致法於王赦其罪

勿王群臣請處王蜀嚴道邛都徐黃曰漢書本或作却字或

通嚴道有帝許之長未到處所行病死上憐之後十六年治道

南王長謚為厲王立其子三人為淮南王安阜隱曰名衡山下

隱曰名衡山下廬江王賜周陽侯也

十三年夏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也

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于下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以彰吾之

德朕其不取其除之五月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名諫

行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

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

復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

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

異章服以為侈而民不犯何則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李奇曰

刑刑文帝則有肉刑子孟康曰黜刑二左右趾合一九三索隱曰

刑刑文帝則有肉刑子孟康曰黜刑二左右趾合一九三索隱曰

吾其自愧故夫馴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為善而道母由也朕甚

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然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豈稱為

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上曰曲辰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

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者毋以異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故

租田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謀入邊為寇以朝那塞殺北地都尉徐廣曰北

單為耕侯上乃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

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帝親自勞軍

今賜軍吏卒帝欲自將擊匈奴群臣諫皆不聽皇太后

得自征也帝乃止於是東陽侯張敖為大將軍成

董也為內史爰布為將軍擊匈奴匈奴遁走春上曰朕獲

達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縣長以不敏不明

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

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韋昭曰右猶高左猶下也先

身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淳曰釐坐宣室也索隱曰音禱

歸福朕躬不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

謂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母有所祈是時北平

侯張敖蒼蒼為丞相方明律歷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傳五德事

索隱曰五行之德帝王相承傳易終而復言方今土德時土德應黃

龍見苗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與丞相議丞相推以為今

德始明正十月上黑事以為其言非是請罷之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韋昭曰成紀縣屬天水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

士申明土德事於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於

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母諱以勞朕譙竇曰諱

無所諱勿有司禮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於郊故曰

郊於是天子始幸雍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趙人新垣平

以望氣見因說上設立渭陽五廟韋昭曰在渭城欲出周鼎當有王英見

十六年上親郊見渭陽五帝廟亦以夏答禮而尚赤

十七年得王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

元年索隱曰秦本紀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又沒家竹書觀

元也令天下大酺其歲新垣平事濟夷三族後二年上曰朕既

不明不能遠德是以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

生索隱曰王母下謂之四荒也封豨豨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

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遠達也間者暴虐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民邊臣兵吏又不能諭吾內志以重吾不德也夫又結難連兵中

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勤勞天下

惕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軌於道

朕意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

俱棄細過借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

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中大夫令勉

表景帝初改衛尉為中大夫今非此年也

家追書耳頰流秦以令是姓勉是名為

代郡蘇林故楚相蘇意為將軍軍屯北地

包也音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守周亞夫為將軍

南今有繁如淳曰長安圍細柳倉在渭北

宮西北如淳又旬叔傳云細柳在宗正劉禮為將軍

長安西北如淳又在渭北非也

徐廣曰表作松軍棘門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

先以備胡數月胡人去亦罷天下旱蝗帝加惠令諸侯毋入

山澤其常禁以刑民滅諸服御狗馬損郎吏負發倉庾

胡公口在邑曰倉在野曰庾○索隱曰郭璞注三倉以振貧民

得費爵○索隱曰崔浩云富人欲孝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二年

宮室苑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

徐廣曰露一作露○索隱曰顧氏後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

中民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上常衣絺衣

如淳曰賈縠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文繡以示敦

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治墳

為省毋煩民南越王尉佗自立為武帝然上召貴尉佗兄弟以德

報之佗遂去帝稱臣與匈奴和親匈奴背約入盜然令邊備守不

發兵深入惡煩苦百姓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群臣知表盜等

稱說雖切常假借用之借音以物借人

蘇林曰假音休假群臣知張武等受賂請

假音以物借人

假音以物借人

假音以物借人

假音以物借人

以愧其心弗下吏專務以德化民

海內殷富興於禮義後七年六月己亥帝崩於未央宮

遺詔曰朕聞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

之自然者奚可甚哀當今之時世感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

嚴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

以雜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傷長幼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

祭祀以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

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

也藉云中外也靡有兵革除安兵革息朕既不敏常畏過行

以著先帝之遺德維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無如淳天年發善矣其哀哀悲之有其

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母禁耳婦嫁女祠祀飲酒食

因者白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齋日踐齋也謂無斬妻也孟

是書名者司爽所作經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

各十五舉聲禮車能非且夕臨時禁母得擅哭已下服大紅十五

只小紅十四日緘七日釋服也度日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緘細布

於曠也德者禱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也素隱曰已下謂在已下

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川流不竭絕也就其木名以墳山下

號○素隱曰霸陵是水名水經曰母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使凡七輩者遣歸家重絕人類者也令中尉亞夫為重騎將軍

屬國博陸廣曰徐駟察漢書百官為將屯將軍為右將軍以特

監主諸屯也此郎中令武為復土將軍○索隱曰主穿也填事者

故去復土復反還也又音福發近縣見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

萬五千○索隱曰百官表去內史掌理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

乙巳○索隱曰去長安七十里群日皆頓首上尊號曰孝文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太子即位于高廟丁未襲號曰皇帝



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制詔御史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取天下者為祖高帝稱高祖是也始制禮樂各有田園歌者所以

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西日張晏曰正月旦作舞八月成

八月堂西會諸侯廟中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

出金助祭所謂酌金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又始舞執羽籥五

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又始舞執羽籥五

舜韶舞高祖更名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

祖以武定天下既示不相襲其作樂之始先奏文始以羽籥衣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

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群生減嗜欲不受獻徐廣曰減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蘇林曰刑

不誅無罪除肉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朕既不敏不能識此皆上

古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特齊等利澤施四

海靡不獲福焉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之皇

帝廟為昭德之舞文始曰景帝高祖武德舞作昭德舞樂志以明休德然

後祖宗之功德著於竹帛施於萬世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為禮儀奏丞相呂嘉等言陛下永思孝

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呂嘉等愚所不及已

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益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

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

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宜列侯侍

侍祠天子歲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

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請著之竹帛宣布天

下制曰可

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有愛善

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王肅曰勝殘暴之人使誠哉是

言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王盛也厚廩鄉改正服封禪矣讓

讓未成於今嗚呼豈不仁哉

索隱述贊曰孝文在代兆遇大橫宋昌見策終侯奉迎南面

讓天下歸誠務農先籍布德偃兵除弊削謗政簡刑濟貧  
俗靈臺不營法寬張武獄恤緹然霸陵如故千年頌聲

孝文本紀第十



